

歐陽文忠公文集

三

外集卷第九

論時論三首附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
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
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
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
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
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
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
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
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
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殷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言蠶風而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
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眾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推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
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蠅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

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韋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膽無賞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楨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据萬衆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較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十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

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閭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宋梁後唐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衰敗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

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
 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
 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恃棄先
 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
 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
 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誠秦為閔而黜之夫漢所
 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
 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
 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
 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
 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
 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
 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
 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
 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
 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
 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
 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
 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
 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

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
 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
 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
 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
 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
 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
 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
 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
 義究其興廢述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
 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
 則狠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新正統矣堯舜三代天下雖不
 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新謂之正
 統可矣東周魏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
 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矣如隋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
 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後東晉有功者強有德
 者王威一作威威一作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

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韋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韋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限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限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閭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閭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

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韋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

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專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觀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手有平王之遷國地雖廣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以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茅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一作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錢爾惟嗣君繼世推其

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章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

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
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
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
之以為功雖可衰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
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
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
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
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
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與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
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
連充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
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
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
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
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
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
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復唐之為唐猶復漢之

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
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
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
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
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靡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
與梁並起而事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耻爭之不勝
難忍臣敵一作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
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
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
與昇環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
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
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
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
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
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況於唐亡託虛名
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
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
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
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

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入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責而姦雄篡弑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及德不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廢其人人義若漢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釋唐之始也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誤歟觀以吳存至于周陳五代或以魏為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而人不生而暴偽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移一作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

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籩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蓄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聽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一作已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井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

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以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之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四字無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之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

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貴者化羸羸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為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
 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是一歲
 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
 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
 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
 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
 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
 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
 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
 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
 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達典
 農中郎將唐達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
 闕國家拜據戎之惠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備罔
 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此外固無築室反耕
 典農營田之利億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
 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
 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
 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

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
 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難
 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
 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
 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灝水之地恐害及民田
 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
 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
 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
 是難中溉田之法若行關隄水衝民田抵百戶妨
 閔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穫利益大豈止利七
 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
 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
 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
 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倣矣又豈成功之
 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
 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鳥輓粟率鍾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
 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

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
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邪律之毒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
常山陵獵全魏湮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蒸民不聊
生矣非北一作虜雄威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
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後水
為險潛之勢就其要害也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
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
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
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
水瀾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
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

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
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隍而資寇
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
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校足
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
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
兵伺吾人之饑餒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
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
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
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
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
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

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謹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備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常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手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謂試言兵高化軍幾惟托作惟有支移之賦賦一作有

或之事斥堠一作作牙帳汗帳一作可我師樂杆此句賦藉城

險一作城

外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

經旨

石鷄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月鷄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鷄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鷄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鷄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鷄猶畫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豈聖人之旨不一邪特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